



漫步浦江畔 景美人更美

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眼中的上海



来沪参加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将于今晚两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上海，却是我第一次走出酒店，自己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走一走。”昨天下午，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安德烈斯·奥罗斯科·埃斯特拉达漫步在浦东的滨江步道上。这位来自南美的指挥家，第一次到维也纳就爱上了那里古老的建筑，于是留了下来，在那里过了人生大半时光。现在他站在浦东滨江步道上，隔着黄浦江望着对岸外滩的建筑群，一如当年他在多瑙河畔初见维也纳……

漫步黄浦江畔

“上一次，我从欧洲来上海，一共就住了3天，第一天在酒店倒时差，第二天去演出，第三天就飞回去了，根本没有一丁

点自己的时间。”埃斯特拉达说，“这次，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走出酒店看一看这座城市了。”

酒店在陆家嘴附近，埃斯特拉达说自己是个喜欢安静的人，“我是来这里工作的，不是度假的，哪怕其他团员会出去逛逛玩玩，我满脑子都在思考演出的事情。”所以，埃斯特拉达走进上海这座城，他也选择了安静的滨江步道，伴着江风，边走边思考演出的每个细节，“这次，乐团将要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我的目标是一个观众坐在音乐会里，无论知道或不知道音乐背后的故事，我希望你能通过我们的演绎，能够理解音乐的色彩、层面和情感。”

一面思考着工作，一面隔着黄浦江望着对岸外滩的建筑群，埃斯特拉达想起了19岁那年刚刚到维也纳的时

候，沿着多瑙河，他看到了维也纳一幢幢古老的建筑，听到了建筑背后流淌着旋律，他留了下来，已经21年了。

助理是上海人

相比起建筑，埃斯特拉达更喜欢看城市里的人，“这次巡演，我在广州、澳门演出的时候，看到中国观众非常热情，我很感动。”埃斯特拉达说，“我希望上海观众也能被这些充满力量的伟大音乐所震撼。我认为这次曲目安排很恰当，你可以从中感受到许多情感。我希望中国对古典音乐的兴趣和关心能一如既往地强烈，因为还有整个音乐宇宙有待探索。”

在这次上海的音乐会上，埃斯特拉达将与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同台演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和王羽佳一起演奏过，我期待着我们第一次的合作。我之

前只从录音、采访和演唱会评论中了解她，但在中国和她在一起演出将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对了，我的助理也是一位上海人，他出生在上海，后来去了美国学习音乐，我在全世界经常能遇到非常出色的中国音乐家。”埃斯特拉达说。毫无疑问，这些音乐家对埃斯特拉达来说也是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线。 本报记者 吴翔



埃斯特拉达在上海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记者手记

这一个月，埃斯特拉达要跟着乐团辗转很多城市，密集的演出，马不停蹄，这些让他压力不小，所以即使上海再美，他也不过惊鸿一瞥，“我不是来度假的。”他满脑子都是工作，以至于所有人和他聊到音乐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用力捏着拳，只有谈到哥伦比亚故乡，他才会背靠沙发跳起腿来。

要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这一定是条奋斗的路，“困难，对于每个行

他乡与故乡

业的人都是一样。”埃斯特拉达说，“就拿我从哥伦比亚到维也纳求学来说，一方面，你要应付个人财务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你如何才能成功通过在维也纳的考试。还有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这一系列新的课题。”终于，他在欧洲学会了处理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在维也纳遇到了我的妻子，并在那里建立了我的家庭。所以在我的音乐里，你可以听到两个世界的组合，我

的出生地哥伦比亚和我的第二故乡维也纳。”

和所有南美美人一样，埃斯特拉达说自己也有一颗奔放的心，可以随时舞动起来，在欧洲的学习和生活，又让他习惯了保持着冷静和沉稳。埃斯特拉达漫步在上海，就像这座城市里那些为了梦想拼搏的人们一样，在晚上，心中有个故乡，在白天，用双手打造另一个故乡。

吴翔

幕后

1天辗转3城总行程达1300公里

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的乐器都经历了什么

昨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厅的观众或许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这场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音乐会8时开演？实际上，乐团前晚还在长沙演出，在上海舞台上完美奏出贝多芬《科里奥兰序曲》的乐器们，刚刚经历了超过16个小时的长途旅行，演出前5小时才抵达上海。精彩的演出背后，是多方工作人员的精心筹备和彻夜难眠。

运输 恒温恒湿

很多乐团出于成本考虑，来到上海演出是不携带诸如竖琴、定音鼓之类大型乐器的，但班贝格却坚持带来了全套乐器，因为这才是乐团最纯正的声音。但这也为乐器运输增加了不少风险。一辆高4米、长24米的卡车从北京开到上海浦东机场，接到空运来的乐器后立即开往长沙，参加2019中外部分著名城市交响乐团“长沙峰会”祝贺演出。25日22时，长沙音乐厅的演出刚结束，装车人员迅速将乐器打包，1小时后踏上了返沪的高速公路。从长沙到上海，相隔一千多公里，只有一天的时间，

来得及吗？所幸，一路顺利，昨天下午3时前，卡车稳稳当当地驶进了上音歌剧院的后门，待德方人员到达，在8名卸车人员的帮助下，乐器们被平稳运到了侧台。

这辆卡车看着平淡无奇，其实大有门道。集装箱前装了冷机，保证集装箱内恒温恒湿。卡车的车桥下分布着气囊，相比普通的钢板和弹簧更加减震。跑了二十多年长途的司机老戴介绍，这辆车是专门用来运输精密仪器的，22℃至24℃是乐器保存需要的温度区间，否则对乐器的音色、音准都会有影响。

摆放 相距更近

原本，按照歌剧院工作人员的操作，打击乐声部的台阶是与前面声部持平的，当随团来到中国的德方物流负责人奥利弗看到后，立刻让工作人员将支撑台阶的金属管从60厘米换成了80厘米，形成了错落有

致的三级阶梯。让剧场方和观众诧异的是，小提琴声部的部分座椅和指挥台，离台口实在大近，只有半人多宽的间隙。乐团技术人员表示，歌剧院是一个非常新的剧场，以往并没有多少案例可以参考，所以在抵沪前对剧场的结构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这样的摆放位置，是为了让后区的观众也可以清晰地听到所有声部发出的乐声。演出效果也一如预期，不少乐迷都表示，小提琴家薇尔德·弗朗和指挥雅各布·赫卢萨的表现出神入化，乐团配合无比默契，仿佛像同一个人在演奏。

尽管上海站的演出顺利完成，但这批乐器的中国之旅还没有结束，昨晚演出结束后，这批乐器立即被打包运往一百多公里外的无锡，参加今晚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场的演出，之后，它们还将去往大连、北京……

本报记者 赵玥



工作人员正在搬乐器 本报记者 孔明哲 摄